

青山情

龙敏 著

QING SHAN QING SHAN QING SHAN QING

南海出版公司

青山情

龙 敏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2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山情/龙敏著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02. 11
ISBN 7-5442-2329-9

I. 青... II. 龙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9191 号

QING SHAN QING

青 山 情

作 者 龙 敏
责任编辑 王晓虹
封面设计 李 文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:(0898)65350227
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:570203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海南大中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5.125
字 数 123 千
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 ~ 1000 册
书 号 ISBN 7-5442-2329-9/I · 482
定 价 18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作者简介

龙敏，黎族，海南省乐东县人，1951年生，中共党员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，中国民族学会会员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海南省文联一、二届委员，海南省作家协会理事，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。

1991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。历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广东省五届政协委员，海南省政协一、二届委员，常委，三届委员。

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，作品曾经被县、地、省、全国的报刊采用，并获县、地、省、全国各类文学作品奖多项。有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。1981年毕业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（现鲁迅文学院）后，出版黎族第一部中篇小说《黎乡月》。搜集整理的一批民间文学作品被各级刊物采用。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。

开头的話

《青山情》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，我十分珍惜她。

我于1973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，开头只是写一些诗歌和散文，发表在县、地、省级的报刊上。小说创作是在1981年才开始的。自从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同饮一江水》在民族文学1981年二期上发表后，我对小说创作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继第二篇小说《卖芒果》在民族文学1982年四期上发表，又收入《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》（1976—1982）后，更增强了我对小说创作的信心。此间，我正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（现鲁迅文学院）学习，在玛拉瑟夫、达木林等著名作家的指导下，创作了第一部13万字的中篇小说《黎乡月》，1986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。结束了黎族自古无著书的历史。同时，短篇小说《老蟹公》在毕业前夕发表在人民日报1982年12月5月《大地》副刊上后，又收入《水东流》人民日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选里。此后，《年头夜雨》获1983年度广东作协“新人新作”三等奖和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二等奖，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《北方文艺》上转载。《路遇》获海南日报“宝岛之光”征文二等奖。《老蟹公》、《忏悔》获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文学作品一等奖。《桥》、《青山情》、《同名》等一批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省、地级的报刊上。



《青山情》收入的全部短篇小说,均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作的。值此时期,全国农村形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海南的黎族农民也像全国亿万各族农民一样,摆脱了“一大二公”旧体制的束缚,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体制的到来。他们当中有从心理素质上发生变化的醒悟者;也有装饰自己丰衣足食的勤奋者;更有开拓进取的能工巧匠。在这些生活原型中,大多数是父老兄弟和亲朋好友。我们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,我理所当然的是他们的代笔人。

当然,由于自己的创作水平有限,有些先期之作也许会出现缺点和误漏,难免粘上一些旧体制的气息。为此,请读者给予严厉的批评。

该书的出版,得到中共乐东黎族自治县委员会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鼎力支持,对此,我终生难忘!

作 者



目 录

开头的話·····	1
同飲一江水·····	1
賣芒果·····	15
年頭夜雨·····	26
“老蟹公”·····	36
忤悔·····	44
路遇·····	53
青山情·····	56
呵生活·····	68
同名·····	83
苦惱·····	103
橋·····	110
出山·····	121
阿慎哥·····	141
阿光哥·····	144
阿聰哥·····	147
阿亮哥·····	151
阿明哥·····	155



同饮一江水

南巴,这条古老的江水,像一条碧绿柔软的绸带,从尖峰岭上源远流长,宛若来自天上之水,哺育着两岸那美丽富饶的黎村苗寨。是家乡的黎苗人民世代同饮的一条美丽的江水。

在它的中游处有两个不同民族的村寨。南岸,是黎村,是我生长的地方。这里,每到金秋时节,在芭蕉和椰树林阴的陪衬下,环村的稻田里更显得满田满垅似乎在泻金流银。“叮叮咚咚”的敲击声在远处高低的梯田上回荡。那是驱赶鸟兽的木叮咚^①敲得正欢。村前,和苗寨相望的江岸上,覆盖着大片大片的橡胶林。



1

北岸是苗寨。大丛大丛的毛竹把寨子里的苗家竹屋掩蔽起来,显得格外幽静和清新。而环山的梯田里,成熟的晚稻金浪连绵。远山上,已经捻收的山兰地里却传来“呤呤咯咯”的声声木铃^②声,正与黎村的木叮咚遥相呼应,颇有点黎山苗岭的独特风味。村前的江岸上,也种上了大片碧绿青翠的橡胶林。

站在我们胶园临江的一角望去,能把对岸胶林里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也就是说,这两个胶园的距离很近很近,只不过是相隔一条几十米宽的南巴江罢了。

每天清晨,当我收完最后一砵胶乳的时候,总爱站在临江一处向阳高坡。凝视着对岸的胶林里,是否出现那我熟悉的情影?也许,在这个时刻,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操着胶刀,在树位上轻轻

① 黎族一种民间打击乐器,既能娱乐,又能驱赶鸟兽。

② 用木头制成的牛铃,黎苗通用。

地割切着；也许，她正在提着胶桶，一钵一钵地倒进乳白的胶液。她的工作总是那么认真、细致，即使是爱管闲事的人也不会挑剔出她的缺点来。

她的美貌又博得人们的暗声喝彩。在黎家后生的眼光里，她当然比不上阿当^①那么美丽，却能与电影上的阿诗玛和刘三姐相媲美。而且，她不像多数苗家少女那样把眉毛剃掉，而是留下那两条细长秀美的眉毛，既像一位丰姿、妩媚的黎家少女，又像一位健秀、活泼的汉族姑娘。

当她向我倾吐出内心之情后，同伴们一个劲儿地向我祝福和赞叹，都说我藏有迷人的情药^②。当然，也有人存有妒忌之心。尤其是对岸的苗族后生，更是射来犀利的目光。其原因是，我们冲破了自古以来苗女不爱黎汉的先例。我爱上了他们寨子里优秀而美丽的橡胶芽接工——阿迷姑娘。

然而，那些挑逗的举动我全不放在心上。因为像她所说的那样，爱情是不分民族的。并且，我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发展家乡的橡胶事业上的。所以，每当我看到对岸的胶林时，心里总会激起一阵爱情的浪花，那甜蜜的思路总会把我带回小时候我们那一段不和气的回忆之中。

话说起来长呀！听老一辈人讲，我们这两个不同民族的村寨，虽然世代同饮一江水，但是，解放前却结下了势不两立的民族仇，那都是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。自古以来，虽然语言上是通晓的，但是，黎苗人民之间没有什么姻缘关系。也就是说，苗家姑娘誓死不会爱上一个黎族后生，而黎族后生也决不易娶来一位苗家姑娘。解放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，我们才开始和好起来。可是，有些事情或习俗在某种原因上还

① 黎族古代神话里非常漂亮的仙女。

② 传说，黎苗中有一种能使男女双方热恋的药物。



是格格不入的。

江中心有一块大圆石。据说,是我们两寨的分界线。小时候,我们在江边玩耍时,大人总会告诫我们:不要闯过大圆石,苗人禁^①死你们。看!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,早早就打上苗人是一群可怕的恶魔的烙印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和一群小伙伴到江边打水仗。对岸也来了一群小苗女,领头的是一个高细的小苗女,她们都叫她“阿迷姐”,正在吱吱喳喳地玩沙筑墙。

这吵声,把我们吵烦了。我的心里顿时怒火高腾,向对岸大骂一声:“小猫(苗)咪!”大家也学着我一个劲儿地高叫:“小猫咪、小猫咪!”

我把他们叫到一块,小声地教了他们一遍。然后,大家用苗话整整齐齐地唱了起来:

“小猫咪,小猫咪,
咪来咪去找东西。
找个蟑螂吞下去,
捉只老鼠不剥皮。
不——剥——皮!”

唱毕,一齐放开小喉咙“哈哈……”地笑个大开心。

对岸,小苗女也把头碰到一块,领头的点了点头,她们也仰着小脖子用黎话高声唱道:

“小犁(黎)头,小犁壁,
犁来犁去犁自己。
犁到东,犁到西,
犁了自家祖坟地。”

唱完,也“哈哈……”地大笑起来。



① 相传苗族有一种用迷信的方式,能使仇人生病或疯癫、死亡。

这一着,把我们气得七窍生烟。我们不喜欢别人骂我们是犁头,更忌讳犁自家的祖坟地。这简直是对我们最大的侮辱。我向大家一挥手:“走,给她们点辣的吃!”

“把她们按下南巴江去!”小家伙们捏紧小拳头一齐吼叫起来。

我们像一窝黄蜂飞也似的趟过江去。她们却像自己祖宗那么倔,毫不畏惧地怒视着我们。我们踢倒她们的沙墙。她们大骂我们是“恶鬼精”。

这时,高坡上有一个大人的声音:“你们顽(捣蛋)什么?”我们一听到苗人的声音,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,慌忙连滚带爬地溜回去。

那帮小苗女却神气起来,拾了小石头使劲地掷打我们。小猫咪对准我掷了一石,“咚”的一声,不偏不倚地击中我的脑壳。头皮上马上凸起芒果般大小的红肿块,两眼痛得闪放金星。这一石之仇我牢牢地记在心中,总想找个机会出这口气。

七岁那一年,我和小伙伴一同进入“团结小学”读书。很巧,那帮小苗女也和我们同在一个班级里。我的眼睛可辣极了。汉族的陈苹老师像姐姐一样关心我们。她把每个黎族同学安排和苗族同学坐在一起,还给我们讲了很多民族团结的道理。哟,我的天地公公!与我同桌的竟是打我一石的小苗女——阿迷。嘿!该是我出气的时候了。我百般地嘲弄她,叫她小猫咪,千方百计惹她生气,解我心头之恨。

可是,她不吃这一套。她的功课特别好,当了班长。当然,我也不落后啰,当了副班长。可是,两个班长并不和呀!一开始,我在桌面上划了一条“三八线”,不准“入侵”对方。后来,自己倒先忘掉了,把肘子伸过“线”去,想不到她却重重地“砍”了我一下。我赶紧缩回肘子冷眼相对,她也怒目注视。从此,我们的小鼻子(矛盾)更辣了。

这肚子气一直窝到史无前例的那一年。我们升上二年级



时,她却转了学。可能是随家人迁到外地去了(苗胞有个爱搬家的习惯)。一去就杳无音讯,我的“仇”也随着年月流逝而逐渐消失了。甚至连她的长相是怎么样也不记得了。十年中,严重的政治浩劫使两族人民也受到影响,鸿沟加剧,经常顶起牛(打架)来。

十年后,使人难受的动乱岁月终于过去了。我们又重新和好起来,共同发展农业生产和各种热带经济作物。你支援我橡胶苗,我赠送你胡椒秧。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而我也成为熟练的专业割胶工了。

去年七月,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。

灿烂的阳光照进茂密的胶林,一排排树位上淌滴着乳白的胶液,缓缓地流进胶架上的胶钵。看着盛满胶乳的胶钵,心里好像吃半瓢椰汁那么清甜。

我割完最后一株树位后,便站在江岸边呼吸新鲜空气,欣赏着南巴江畔绮丽的早晨风光。江水滔滔,晨风吹拂,真是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哈哈……”对岸的胶林里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。那是苗寨女胶工割完树位后,在胶林里打闹。

这时,胶林中走出一位提着空胶桶的姑娘。她披着晨光,精神抖擞地走到江水中,坐在石头上洗刷胶桶,轻声地哼着抒情的流行歌曲。那姑娘穿着一身黑蓝色相当得体的胶工工作服,更显出她的俊秀和健美。我想,可能是从国营农场请来帮助培训胶工的专业胶工吧!

“阿迷,洗完了?”胶林里一个苗家姑娘高声地问道。

“哎!快了!”噢!那位姑娘竟用苗话来回答呢。然后,她仰起头来微笑着。哟!那是一张丰润秀丽的圆脸呀!我被她的美貌迷住了,连她洗桶的每个动作都装进心坎里。

阿迷,这个名字太耳熟了。是那位打我一石子的小猫咪吗?



我不敢相信，她能有那么美？不会是她的！也希望最好不要是她……

“哎呀！看你那个迷样，嘻嘻。”同伴凑近我，嘲笑地说：“想娶苗女啦？阿良！”

“看，小猫咪！”我像发现什么奇迹似的，指着江水中的姑娘告诉她们。

“哪个小猫咪？”他们似乎也忘了，睁着眼睛，惘然发问。“哦！对了。”他们中的一个恍然大悟地对我说：“就是打了你一石子的小猫咪！”

“呵！真美呀！”

“跟阿当差不多！”他们也被迷住了，纷纷发表他们的奇谈怪论。

“喂，阿良，她要是再打你一石头，会痛不？”有人逗我了。

“自多情，”有人又奚落我说：“苗女嫁黎汉，要等到鸡生牙，牛下蛋！”

“说真的？要是我能娶了她，叫你家的母鸡长出大金牙来！”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但是，为了加浓我们的欢乐气氛而故意顶上一句。

“好哇！我能叫村里的公牛都下大银蛋！哈哈……”这句令人捧腹的笑话惹得大家“哈哈……”地一个个前俯后仰地放声大笑起来。

粗犷的笑声惊动了对岸的苗家女胶工。她们一个个走出胶林，迎着朝阳，像一朵朵姹紫嫣红的木棉花，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。

同伴中不知谁怂恿我：“阿良，掏出你的绝招来，让她们也迷了你呀！”说实在，我是同伴中的美男子，平时与姑娘打闹时，他们总是推我打头阵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我便学着苗族男女青年之间打招呼的方式“呼—唬！……呼—唬！”地向对岸呼叫起来。



对方毫无反应，一个个把下嘴唇翘得高高的，脸上出现鄙夷不屑的表情。我们顿时知道，她们不吃这一套，于是，大家只好扫兴地各自消失在胶林深处……

背后，却是一阵开心的笑声。

呵！人生会有那种意料之外的巧事吗？

今年八月，上级关于加快海南建设的指示精神传达下来。为了大力发展以橡胶为主的热带经济作物，镇委在南巴江下游的农场举办一期胶工培训班。学习的主要项目有：橡胶栽培、芽接、割胶、制胶等方面的专业技术。

我是镇里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割胶工，在割、制胶技术上可以骄傲地自称“首席师傅”。因此，被聘请为该期培训班割胶组的小教员。刚巧，苗寨那美丽的阿迷姑娘也被聘为芽接组的小教员。呀！鬼才知道她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偷来的芽接技术呢？！她的到来，给予我在精神生活上莫大的快慰。不过，也很害怕会泄露“一石”的秘密，总是小心翼翼学习和工作着。

一开始，我们诚诚恳恳地互教互学，她的工作态度确是令人敬佩。在芽接技术上，她确比我强多了，质量好、速度快，就连培训班的总教员老张同志也赞叹不绝。

在割胶训练上，我对她要求很严格。从磨刀、使刀开始，到下刀、收刀以及割线顺度、深度等一整套工序我层层严格。还有片型、割面均匀度、耗皮、伤树以及时间、片数、割线外倾度等应该注意的事项，我是道道把关，好显示出自己是第一流胶工。而她也乐意接受这种严格要求，从不计较什么艰苦得失。有时，还迫使我不得不加班加点而为她“效劳”。好几次，我偷偷地用眼睛打量着她，碰巧赶上她那甜美的一瞥，自己却持峙不过这种目光的角斗，红着脸把头低下来，两只耳朵热得像刚掏出火堆的蕃茨。可是，她却胜利地微微笑，笑得那么甜蜜。我曾幸福地暗



想,能和这位美丽的苗家姑娘在一块学习技术,哎!还不知道是哪个祖宗修来的福分呢!

可是,事情并没有像我所想的那么天真顺当。一天下午,那是芽接实习课,我看了手表,知道下班的时间快到了。我匆匆地处理最后十几株胶苗,便拍着屁股溜出芽接苗圃。学员们也相继下了班回去了。

但是,阿迷还在实习苗圃里转来转去。我端着饭碗看着她那副傻样觉得好笑。不一会,她走到我的面前一本正经地说:“阿良同志,你后面接的那几株不合格。”

“是吗?”我漫不经心地扒着饭吃,用逗笑的口吻和她打岔说:“不会吧,嘻嘻!”

“嘻嘻,”她学着我那副怪模样严肃地说:“好几株的位置很不理想,再检查一遍!”她向我发布命令似的。

“乱讲,你比张总教员还能!哼,抢做大!”我生气了,不相信这位来历不明的芽接教员。

“哎!斗什么嘴?走,看看去!”显然,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使她反感了,不过,她却能克制住自己,心平气静地说。并且,拉住我的手向芽接苗圃走去。好哇!身上无心病,不怕三更鬼叫门。你想在我身上放蛆,我也不是那号天生的矮子笨蛋。我气得连饭碗都来不及放下,便跟着她一同走了。那些平时爱凑热闹的人也一哄而起地跟着来了。

来到苗圃,她在我实习的那一行的后面一株蹲下来,小心地解开封带说:“看!芽片倒贴了,叫真芽往树根长呀!又贴得那么歪。”经她这么一说,使大家哄堂大笑。

这一笑声,比小时候头上那“一石”还痛几倍。接着,她又指着周围几株说:“这几株的位置太高,今后真芽长出来是经不起大风的。不合格!”

呀!她真的捅到我的心肝去了。竟在众人面前一点情面也



不留地开我的“小展览”。我恼火了，真想狠狠地奚落她几句，不过，在众人面前，我到底是个教员，只好强咽了这口气，低声说：“这项技术是我首次学习的……再说，这几株在数万株的苗圃里算得了什么？”

“哼！不讲质量，你来学什么？回去后是这样教你们的胶工呀！”她更加严肃地批评道：“这几株算不了什么，哼！亏你说出来的。芽接技术要求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几你知道吗？”这一连串“重型炮弹”把我“炸”得低下头来。我知道，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，只好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低着头走出芽接实习场。

从那天起，我一碰到她，心里就很不自然地低下头来。心里想，最好是训练班马上结束，永远不要再见到她。不过，又想到，芽接方面给她钻了空，今后要谨慎些，苦钻硬攻。一个技术人员在技术上成为笑料，那是可耻的。但是，对她来讲我还是不服气。在割胶训练上我会给她找岔子，好把她狠狠地剋一顿，收回我的脸皮。

可是，这个小猫咪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似乎忘得一干二净，像往常一样爱笑爱闹。有时，竟把我逗得跟她一样乐，仿佛把这肚子气抛到九霄云外似的。那双聪明美丽的大眼睛把我的技术示范全都装进脑子去了。连每个细小的动作也不轻易放过。使我不得不心诚意服。每当碰到小小的难点，她总会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来请教，迫使我步步退让。哎，真拿她没办法。

中秋月夜，一轮银月当空，南巴江畔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。农场团支部组织本场青年和训练班的黎苗青年一同欢度中秋佳节。

在柔和皎洁的月光下，水泥谷场上沸腾起来。苗族青年吹着芦笙，跳着长腰鼓舞。而更加热闹的是，黎族男女青年排摆的跳柴舞^①激烈欢快的击木声和人们的喧笑声把我的心抓得怪痒



① 黎族一种快乐而激烈的打柴舞蹈。

的。老实说,无论在那一处跳柴场,我是非常出色的“演员”。今晚,我跳得更加高兴,来它几个绝招使大家拍掌喝彩。有些摆柴的姑娘出于她们追求我未逐的妒忌心,故意把柴杠抬得高高的,想捉挟我的脚。但是,她们始终不会得逞。这几个绝招,使大家赞叹声声,又引起一阵阵冲天的笑声。而她的眼睛总是紧紧地跟随着我,我并不知道,这时候,这个出色的跳技是为谁跳呢?

苗族青年在这方面不行。这也难怪,跳柴并不是他们祖先的传统艺术嘛!可是,阿迷却学得那么认真、那么热心。好几次刚刚跳进去,双脚就被柴杠挟住了。痛得她敖敖直叫跑了出来。我站在一旁暗笑,希望把她挟得再痛一些,解解我这心中的晦气。

谁会想到,她竟走到我的面前,诚恳地对我说:“阿良,教教我吧!”看来,她想把这门绝技捞去。哼!我不关痛痒地白了她一眼。哟!在明亮的月光下,她是那么美,那么动人。可是刮剋过我的美人,在我的心眼里,比奥佬干^①还丑、还恶,我不应一声。

“你生气?”她的声音特别柔和亲切。

“谁生气?”我简单地反问她一句。

“这几天你好像生我的气。”

“生气、生气。哼!谁有那么多气来生呀?”我瓮声瓮气地说。

“不生气?哈哈!好。教我跳柴吧!”她不等我同意,一把拉住我的手,跃进激烈的柴舞场。我只好应付地跳了起来。哦!她跟着我学得倒不错。不一会,已经能够独立而和谐地跳了起来。

场内,只有我们这对黎苗男女在欢跳。人们好奇地围在一边观看。赞叹声、拍掌声、击木声、狂笑声……冲天而起,简直是

① 黎族古代神话里心毒丑陋的姑娘。

